春秋輯傳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輯傳卷九

明 王樵 輯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杜氏曰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莒邾滕薛始皆列於會

左傳春圍宋彭城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彭城降晉（不書賤畧之）晉人以宋五大夫歸置諸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胡傳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杜氏曰魯與謀於虛朾而書會者禀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師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　鄫公作合）

按晉悼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使韓厥將偏師而東諸侯次于鄫以為之援楚兵不出則韓厥足以當鄭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撓楚此皆放於義合於節制而不輕用也悼公獻子之賢著矣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自鄭以鄫之師侵楚並與

經不合　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救鄭而侵宋攻其所必救也左氏謂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二邑屬彭城）蓋即此也胡氏謂傳書子辛救鄭而經削之似以壬夫子辛爲二人（子辛壬夫字也）救鄭侵宋爲二事誤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赴告已及而小國朝大國聘左氏皆曰禮也此何禮乎杜預范甯謂赴未至然下無日未有以辨其久近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兵役無休以負擔喻冀從晉而得息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楚守任此患不為他人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

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舊鄭邑今屬晉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汶于鄫時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會以告武子左氏有缺文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請齊以觀其志得請齊人而告告諸侯會築虎牢如命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

唯寡君賴之　大夫專會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左氏謂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

送葬異哉

叔孫豹如宋

左傳適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按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巖險聞于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故晉帥諸侯取而城之以扼其要害虎牢城而鄭服鄭服而楚失其所以爭強於上國而諸夏息肩故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為天下之計而城之故不繫之鄭文自當然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為宋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為宋也故可曰宋彭

城若虎牢方為伐鄭不服而城其巖邑以制之又豈可曰城鄭虎牢耶況晉必以師取之而後城之則板築興之日虎牢固非復鄭虎牢矣諸儒不知此義故或謂以霸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得私或謂鄭叛華即夷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奪故不曰鄭虎牢者削之於鄭也此皆非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

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楚交兵始見經）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至於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

吳人伐楚取駕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樗勑居反）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晉言願相見以謀不協而齊不許是齊為不協也乃盟于耏外與士匄盟耏水名音而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

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杜氏曰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　按前年城虎牢鄭人請成故今年合諸侯鄭列於會而同盟以堅服鄭也堅服鄭以同外楚也單子與盟葢自齊桓假王人為重然首止葵丘會王人而不敢援與同盟世變日降王人之同盟屢矣習俗既成雖以悼公之賢而不知革也而其失亦難掩矣然是役也左氏謂非惟為鄭

服之故固將以會吳也夫中國之於外裔制御有常道非有藉於外裔之有釁而自相制也使吳有慕義親諸夏之心因其來而禮接之可也今乃因患楚而通吳吳未始先於上國而上國屈冠裳禮義之尊決内外藩籬之限勤諸侯而遠會之宿師停旅延望其來又使卿逆諸淮而吳竟不至則其為失又已甚焉嗟乎悼之誠與其才君子之所與也而未免乎前人之弊者以其求諸外者多而正其本事諸内者或淺

也本正不在威強而在德義事內則當先朝廷次華夏而後外裔也此春秋書雞澤同盟之義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僑其驕反）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　杜氏曰陳侯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

于此

杜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按穀梁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啖子曰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耳無他義也愚謂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大夫相與私盟也非大夫張也晉君方明六卿皆民譽諸侯

和協何得因一盟而失政自是始乎但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受陳侯之指而來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汲汲以盟誓結之哉此則悼公不知本之過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張氏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

能輔悼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師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前年何忌侵陳之師猶在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師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杜云知時未可爭此陋說也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已絕則為獨夫知此時也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 親身棺 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啖氏曰若如左氏所言則當不書薨葬此傳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耳

葬陳成公

陳即中國魯會其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定謚　死纔三十三

日　此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姒哀公之

母也襄哀越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悞或云

此年定姒當從公羊作弋

冬公如晉

襄公之立至是纔七歲爾且有母之喪　孟獻子請鄫爲屬而晉許之

陳人圍頓

按左氏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非處已寡怨之道也激楚怒耳　山戎無終子嘉父因魏絳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

必叛因言和戎有五利公說從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子國子產父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比諸魯大夫也巫若自受鄫命則豹當言及今巫來至魯魯侯命之令與豹同行故不言及比之魯大夫也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

劉氏曰鄫屬

於魯為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　汪氏曰諸侯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而亞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強弱之勢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鄫國微弱而其世子次於魯大夫也　杜氏曰鄫小國今琅邪鄫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

左傳吳子使壽越吳大夫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於善道　杜氏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　按此懲前日吳子之不至故重勤二大夫入吳地就吳子之所在而面會之

秋大雩

左傳旱也　杜氏曰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貪也　杜氏曰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四年楚將伐陳聞喪而止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

辛丂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杜云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葢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　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胡傳謂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恐經無此意要之公羊之

說是矣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杜氏曰諸侯在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　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西南有棣城

李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

然晉之竭力以救陳與齊之坐視不救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樂轡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張弓以貫其頸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左傳鄫恃賂也　杜氏曰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　劉氏曰五年秋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人聽命於會故經書莒人鄫人是魯已絶鄫鄫無賦於魯矣尚何恃賂取滅之有乎左氏之說非也　公羊此年無傳五年傳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出謂鄫之甥莒之子也）　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　趙氏曰此蓋因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以為若實滅之不合如此所以云

立異姓也按莒今滅鄫以為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鄫人實取外孫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且以人情物理言之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於異姓為後乎案其事情莒人以兵破鄫而立其子使守之其子鄫之外孫因令為附庸以奉鄫祀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絕祀事須書滅

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説而不知事實耳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侵邾敗于狐駘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趙氏曰據前年會於戚已令鄫聽命於會即明不私屬魯今鄫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　按滅鄫者莒也晉不問莒而問魯何耶蓋滅鄫之説三

傳互異皆無的據妄說耳襄公幼弱政在季孫宿嗣父任喪未朞而執使命植私交也　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萊姜姓例稱滅同姓書名今齊滅萊不名則例之說不通矣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夏正建寅之月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汪氏曰三卜雖禮而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杜氏曰牛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音秘

左傳南遺為費宰費季氏私邑叔仲昭伯為隧正主役徒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李氏曰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强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報子叔之聘聘在元年　趙氏曰豈有鄰國之聘經

七年始報乎但其間非卿故不書耳左氏不達此說諸稱尋某之盟報某之聘多此類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辭緩報非貳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于軌反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杜氏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　汪氏曰書楚圍陳書會于鄬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滑夏之强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夷即華之心不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髡苦門反公穀作髡原鄵七報反又采南反字林千消反

左氏謂鄭僖公將會于鄬子駟相不禮焉及鄬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然諸侯方會其郊子駟其敢然乎胡氏曰弑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于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黎氏曰若君實被弑以疾赴遂從而書之則弑君豈有以實告者乎趙氏曰若實弑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　公羊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

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于是弒之穀梁云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猶諸大夫欲與楚者加乎中國之君也按大夫欲與楚君不從而弒之此亦不近情理是時晉君方明豈不討乎　趙氏曰按經文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耳公羊乃云未出境盍見其非也　公羊云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云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

會卒也此並是　杜氏曰鄟鄭地據趙氏説則非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于會上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二人陳執政大夫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哀公弟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胡傳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當是時

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能致力于陳矣奈何不顧而
為匹夫之事爭故書逃歸以罪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趙氏曰會邢丘
亦言聽朝聘之數若朝時已受命何須更會左氏朝
聘之下一切須言事由多非其實

夏葵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穀作濕後同

左傳鄭子國子耳子耳之良之子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能寧矣　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病不任為將帥故獲　鄭人曰蔡人不從以討於蔡春秋書曰侵則無名也言獲甚之也晉楚狎至鄭自啓戎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杜氏曰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邢丘故邢國河内平皐縣也 胡傳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

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啖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書名何獨尊晉侯乎　李氏曰此係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

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
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意耳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鄫田　按莒滅鄫伐魯以疆鄫田其為奸
齊盟大矣而伯討不及晉方慮楚故也據此則莒以
兵滅鄫明矣孰謂以其子後鄫為滅鄫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兆（卜）云詢（謀）多職（主）競作羅（羅罔）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强者

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邑）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上中下新軍）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子展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小雅）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是用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請從楚騑子駟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盡也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小跪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

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于是及楚平不書鄭無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災公作火）

左傳春宋災樂喜（子罕）為司城以為政（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簣籠）挶（土舉）具綆（汲索）缶（汲器）備水器（盆罌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十尺為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繕守備（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表火道使華臣（華元子為司徒）具正徒（役徒）令隧正（官名）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閱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庀具也）向戌（左師）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司寇）庀刑器（刑書）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

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太宰也庀府守六官之典令司宮奄臣巷伯寺人儆宮二師左右師令四鄉正鄉大夫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晉侯問於士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竹又反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出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陶

唐氏之火正閼伯高辛氏之子閼於曷反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契孫商之祖也故商主大火相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杜氏曰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繆姜

附左傳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許宜反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鄭城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斬行栗行栗表道樹甲戌師

於汜東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於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緩也眚過也圍鄭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諸侯之銳士亦分為三部以逆來者逆楚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敵曰不能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生之制也尚謀

為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

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于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按荀罃欲分兵以敝楚後來三駕即用此策也左氏於乃盟

而還之下又記晉人不得志於鄭十二月癸亥復伐之門其三門杜氏不悟其誤因云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與前注自相戾　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戲鄭地　啖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云云門于鄟門云云門于師之梁云云門于北門云云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蓋誤重說也古史或有用周正者或有用夏正者故有兩月不同蓋作傳者豦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又

十有一月己亥同盟于戲左氏云鄭服也因載晉鄭盟辭云云　按此誤也若是鄭與盟何不書及鄭同盟乎又左氏所載之辭乃是晉鄭二國相要何關諸國之事故知傳所載者自是晉鄭盟也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與也　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于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于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

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于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胡傳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强矣盟誓之言豈

敢背之且要盟無質（主也）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絜也）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附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

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莊加反）

左傳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杜氏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柤楚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音福又彼力反穀作傳）

左氏謂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向戌焉五月甲

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
乃予宋公　杜氏曰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偪陽縣也
按偪陽及柤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路會
吳于柤遂滅偪陽蓋為吳開道也左氏封向戌之說
無據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陳氏曰凡專將言帥師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

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

晉師伐秦

左傳報其侵也　杜氏曰荀罃不書不親兵也　按方勞師于會吳滅偪陽而又西伐秦可謂虐用其民矣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而且以報怨又不知務也據左氏實荀偃帥師而不書畧之也文公怗楚資秦之力吾以為悖公通吳之不若好秦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一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

滕己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

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

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子以為失卿職也　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載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晉荀罃曰我實不能禦楚鄭何罪不如還也楚人亦還前城虎牢不言鄭此戍虎牢則繫之鄭者黎

氏云城則取而城之故經有城楚丘城緣陵皆不繫之國戍者以兵守衛之故經有戍衛戍陳皆繫之國王氏云城虎牢不繫之鄭者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為中國守險以制鄭非為鄭而城之也戍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為鄭而戍之也按鄭及晉平于戍虎牢之後則謂鄭已從晉恐楚伐鄭為鄭而戍者亦未合左氏曰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恐實有此意蓋旣

欲駐師阨險以偪之亦兼欲斷荆楚之路為鄭屏蔽

鄭服則將歸焉德威並行以示懐納于鄭故春秋原

其志而書之也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楚來爭鄭徐合

諸侯以救之無及于楚而勦民猶不救也此戍虎牢

之意也戍則常宿兵峙糧據險退可守進可戰鄭服

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膂南向

足以禦楚而反向足以臨鄭　胡氏謂不繫鄭者責

在鄭繫鄭者罪諸侯不以義服書救者許楚皆非經

意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子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穆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伯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耳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

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説見下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説並見下孔氏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止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毁其乘則舊時屬己之乘毁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往前民

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之私乗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乗之類是其私家車乗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乗故三子各自毁壞舊時車乗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其乗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税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以懼

民驅之使入已耳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孫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臣其子弟謂以父兄歸公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中更以半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　杜氏曰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盖三家盟詛之本言　胡傳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僖公之詩曰公車千乘

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
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
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不相繫也文
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
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
謂之作　按杜氏謂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緣三子
各毀其乘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曰作三軍胡氏
謂魯本有三軍今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

故謂之作三軍胡氏發臣無私乘無私民之義甚中肯綮而說作三軍處未瑩盖依周制則魯侯國止有二軍耳僖公之車千乘徒三萬亦僭也自周衰軍制僭亂而言晉已六軍矣觀魯成公作丘甲之後魯之軍亦踰制矣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並將于鞌之役則不止于三軍可知已然制度既壞則增減分合亦無定雖晉軍亦然而況魯乎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魯之軍有時而為三有時

而自減爲二皆不可知也此作三軍盖豫予自減爲二之後杜氏謂增立中軍其說是也增立中軍止可謂之作中軍而曰作三軍者三家欲專其民人各毁其乘而改作之孔氏之說是矣　前書城費此書作三軍明年書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著季氏之强也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因四卜之瀆

以著魯郊之僣　汪氏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葢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晉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

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夏鄭子展侵宋　按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欲唯強是從者子駟也晉君方明八卿和睦知必不棄鄭欲仗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於從晉然猶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

師驟來而後固與晉者盖前此從晉則楚師至從楚則晉師至今故欲激使晉師致死於鄭楚弗敵而後可固與也卒之晉師三駕而楚弗能與爭可謂如子展之言矣然而子展未知本也子展所見者晉楚之力耳兩强則爭爭則難於兩與也一弱則吾與固矣此子展之見也然使鄭一於信義以從晉致死不貳則以北方與國之多信好之重保鄭卻楚有餘矣何至爲是瀆武勞人以兾小定而僅給耶故爲國在修

德政以自強敦信義以睦隣而待人之強有禮以為庇幸敵之少懦以苟安者愚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蒲洛反公穀作京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鄭人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于道路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旋復從楚伐宋

云同見其反覆　杜氏曰亳城鄭地　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　啖氏謂鄭不與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未知鄭陰附晉率鄭伐宋而鄭從之　左氏謂楚乞旅于秦將以伐鄭討其從晉鄭伯逆之因與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東門鄭人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使叔肸叔向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杜氏曰蕭魚鄭地　何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

而詳録其會　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辭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比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　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謂觀兵于東門故書至自會　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

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杜氏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石㚟爲介故不書 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

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之役且秦景公之妹為楚共王夫人故為楚

伐晉然楚既無以爭鄭秦亦安能黨楚左氏記晉爲秦所敗而經不書者無傷晉之大體也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師師救台遂入鄆（台穀作邰　鄆公作運）

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又圍魯邑故季氏既救吾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自穀梁稱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諸家自此爭攻季孫之生事夫季孫固可責也然魯政出乎季孫入鄆固不受命救

台亦畀受命者乎　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

莒邑　宿始繼父為政即城費以固其私邑繼而作

三軍分公室今而救台遂入鄆又取邑以自廣昭公

逐定無正夫豈一朝夕之故哉　劉氏曰公羊云伐

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

一事也三者不相亂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耳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吴子乘卒吴始書卒

左傳秋吴子壽夢卒壽夢吴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其然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是衛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為非禮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鄭祖厲王亦然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

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附左傳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此謂適者妾婦之子若而人此謂非適者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為姑姊妹也後始單稱姑則曰

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周大夫結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趙氏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此自别事故須往耳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趙氏曰從朝還非有

軍旅險難之事何書勞之有　杜氏曰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

夏取邿音詩公作詩

左傳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重難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杜氏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劉氏曰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非也春秋褒善貶惡難易何足記乎　晉始息民是

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

附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習謂久熟故相佐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自新軍起四等代偃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

新軍佐趙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丑邁反公作蠆後同

左傳吳侵楚楚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也　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爲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于吳非吳有求于晉也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　杜氏曰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向鄭地齊子叔老字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胡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季孫宿以卿爲介叔老介于宿葢

兩失之

附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史記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

二月乙未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止此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位逼反林秦地不獲成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列國將帥不和威德兩弛晉悼之政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文子邑）孫蒯（文子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詩小雅）之卒章（其詞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

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三子衛羣公子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丘宮近戚地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剽穆公孫

胡傳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不暴其罪而反以歸咎人主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民之望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也

啖氏張氏說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　按春秋唯弑君書某弑其君至於君為其下所出止書

出奔而已如臣見逐亦止書某奔某上名下國也胡氏謂

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

奔恐無此理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守施

於君父而史臣直書於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

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上下比事而

見之矣專以為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　師曠之

言足以警其君而不足以訓其臣信如其言是君可

出矣曰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

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是何言

哉殆亂臣賊子之口實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師師伐吴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

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薛氏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　按荀偃本亦弒賊與欒書弒厲公故為逆賊林父謀而成其亂會地又賊之私邑也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弒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是時魯有三家齊有崔慶衛有孫甯

晉有荀范强家以類相庇以悼公之賢而無能為于此也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亦其不學而憒於人倫大義之所致也　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其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　高氏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杜氏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鄭氏曰

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劉夏也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杜氏曰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又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

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趙氏曰若有單公經不應不書故知妄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杜氏曰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曰悼公立於成公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

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蕭魚以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啟猶楚不可張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少息吳憂復甚何明於治

楚而暗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按不討衛孫林父甯殖逐君之惡尤失之大者有關中國之世教焉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崔慶陳氏視此而縱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古闃反）

左傳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為傅（叔向）

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無忌子

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

修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警守而下

順河東行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

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杜氏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

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又曰邾莒在齊

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

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　按晉悼

公將爲魯討邾莒未果而卒平公初立以父之志兼
虞諸侯有異志故爲是會以嗣霸而攬諸侯也然踰
月而葬改服而燕其不懷親也甚矣方在喪稱子之
日而合諸侯接會享使諸大夫歌詩必類其越於禮
也大矣國君風化之本人倫政事之基而所爲若是
不待大夫專盟而後可罪也　趙氏曰高厚若已在
會棄盟而逃經不合不書信五年會首止鄭伯逃歸
不盟襄七年會于鄬陳侯逃歸並書以明其罪何得

此不書乎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

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

汪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往救則大夫之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袁僑也溴梁之盟則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不在而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始此

左傳見溴梁條下杜氏曰既盟而後告故經書執在

大夫盟下又云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

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齊人伐我北鄙

杜氏曰齊貳晉故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師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按許小國也嘗請遷于楚矣楚子徵求之重鄭之陵偪之頻聞晉悼之風義所以又請遷於晉也然以悼不能

有陳而平又豈能保許乎亦不量力矣然小國來而撫之義也其君臣之謀未協許大夫不可盡諭之以德而遽加之兵乎書伐許見不務德而勤兵也不先書主兵之蔔偃而書後至之鄭伯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蓋微者　按春秋之例用兵則主兵者為首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經所書正其明例左氏乃別生義曰為夷故也說者謂禮卿不會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此處欲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蔔偃在

下殊為曲説無理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若耕反公穀作瞷音閑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罵也之曰親逐而君蒯與父共逐其君爾父為厲父為惡首故以惡鬼罵之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

作洮高厚
左無齊字

杜氏曰弁縣東南有桃虚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始來不言朝狄不能朝亦不與其朝也夷狄於

天子世一見諸侯不得通也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天子而讓也况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爲曹故也　按石買即前年伐曹者使晉治之以其罪則不當書行人傳與經不合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古學反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民神之主也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候也山澤之險

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以揚塵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侯夜遁 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按鞌之戰晉為魯衛伐齊春秋不與也今年之役為魯伐齊而與之者何鞌之役名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況頃公以不謹於禮婦人笑辱之小故而致兵非若齊環恃其禁暴虐隣殘民四年之中至於六伐鄅而四圍邑不道之甚為諸侯所共

疾也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而非爲其私也故書同

圍以與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使告子庚（楚令尹公子午）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

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楚師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作阿

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毋侵小

杜氏曰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　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阿春秋時曰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

孫氏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杜氏曰稱人以執惡及民也

公至自伐齊

會書圍而致書伐書勞勩則圍爲重辨曲直則伐爲

善

取邾田自漷水 漷好虢反又音郭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 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孔氏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為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以為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傳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

其意言邾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其說不可通也　杜氏曰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季孫宿如晉

諛討齊并疆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前討齊未得志　齊師自遁獲其殿者二人而竟未得其成　故荀偃卒而視

不可舍欒盈有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之語則比衛之師其晉命與于强弗友無剛克之德而以興戎于服人之道末矣况衛侯播越在齊已不能正而又使其賊臣主兵以臨之不亦甚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子公反聲姬生光以為太子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謚諸子諸妾姓子者皆宋女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先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太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句古侯反瀆音豆以夙沙衛易

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于君而伐齊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

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墠于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胡傳使士匄未出晉境墠帷而歸命乎介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

高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與澶淵之盟也　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亦莊公之志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汪氏曰徵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崔杼殺高厚慶封討夙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為大夫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　公子嘉

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宫之難與純門之師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胡傳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尉止入西宫殺三卿子孔知而不言前年楚伐鄭門于純門子孔召之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按隨侯懼而修德而楚不敢伐齊魯皆千乘之國孔子行乎定公而齊人懼使是時魯之君臣自立有道何至以百里畏人也乃君弱臣惰安於不競內則疲民於亟城之勞外則徼惠於霸國之援亦何益哉

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左傳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杜氏曰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

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市然反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按齊靈之不道諸侯圍之而不服士匄師師伐之聞喪而還晉有禮矣加以莊公初立亦欲求成以為自定是以為此盟也然感

不伐喪之義居喪而出盟不已亟乎于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六月盟于澶淵方至自會而仲孫速已帥師伐邾諸侯之志不同可知矣

杜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近戚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

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不已甚乎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作濕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按燮蓋嘗為鄭所獲者欲舍乎楚而從乎晉正也追

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寛其民患也用事者安楚弗欲而殺之故稱國而不去其官言殺無罪也履其母弟不奔中國而獨奔楚不與其兄同志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公穀作光後同）

左傳陳慶虎慶寅（陳卿）畏公子黄之偪（恐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欲自理也）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將

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高氏曰陳黃蔡履所以奔楚自理也黃以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而陳侯不能為之辨明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容一弟也

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

禮絶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向戌之聘

附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甯喜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

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乎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乎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穀梁傳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杜氏曰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

來奔内外之辭　汪氏曰定十五年城漆即庶其邑

胡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以事接我則書如莒慶秦術之類以事接我皆書名非專以重地

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按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竟今宿乃自受庶其之奔盖納莒僕者宣公也故行父假公義以匡君而實陰以攬權焉今已作三軍分公室

則納叛人與其邑皆季氏之有爾故不復顧前日之言矣自受庶其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遂為盜藪然皆非公意也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兹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為盜藪者實季氏也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盜與季氏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而猶患貧患寡至富於周公而不自知其足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

以至於竊又何恠焉孔子告康子之言則春秋書三叛人以戒為國者不可見利忘義之意也　附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篡弑之禍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黶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范鞅以其亡

也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士鞅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謂欒黶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士鞅奔秦後秦伯言于晉而復之言士匄不為黶責怒鞅而反與寵位也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

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懐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懐子爲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晉邑)而遂逐之(在外易逐)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欒王鮒(晉大夫)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食采于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何能言皆得行)祁大夫

外舉不棄讐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乗馹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乗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按欒書弑君而免於討欒黶汰而以内亂亡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有自來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歴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之時亦有頻食者髙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天道至遠後世執推步之術按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任音壬

左傳錮欒氏也　杜氏曰商任地闕　按欒盈實奔楚楚非晉令所行也然則合諸侯而錮之何益哉蓋盈入楚必歷諸國還而求入亦必歷諸國晉知盈必求入故預約諸國使皆勿容其蹤跡所向以杜其還爾　附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鄭卿官公孫僑

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

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

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

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

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石奐）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直又反）與執燔馬（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間間廁之間）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薦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

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子張）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無多受職）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左傳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按晉以欒氏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大夫之强也齊人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以欒氏世勲出不以罪士匄之義有不直也觀春秋書二會見其以霸主之勢而强諸侯以不順之令後書伐衛遂伐晉見晉國自亂而盟主至於

受伐其戒深切著明矣　自欒賓以靖侯之孫傅桓叔至貞子枝佐文公霸業枝之子盾事靈公書盾之子盈書之孫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

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從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杜氏曰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棄疾之事與唐李懷光之子李璀甚相類璀嘗諫

其父力竭而不能回則勸德宗為之備父敗則與之俱死棄疾之事據傳之所載豈亦嘗諫其父而不從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之平公不徹（去也）樂非禮也禮為隣國闕　杜氏曰禮諸侯絶期故以隣國責之　孔氏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

同不降於禮當服緦麻三月但緦服既輕其恩不過

鄰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

夏邾畀我來奔公作鼻我

杜氏曰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

故書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二慶之族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屈建楚莫敖陳人城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隊直類反板城築之板也慶氏督役怒其板墜遂殺築人言其虐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按慶虎慶寅據國叛君其罪大矣不正其誅而稱國以殺何也見陳侯之不能以罪討也小人欲專其權寵而不能遠至欲去其介弟以除偪而不能保使肆誣於大國而不能辨幸而公子黃之理得申陳侯始得因楚之力以討叛而二賊以城

築之虐自見殺于役人之手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
使陳能討賊則必如欒盈良霄之例矣使楚能爲陳
討賊則必如夏徵舒慶封之例矣　杜氏曰二十年
二慶譖黄黄奔楚今陳侯往楚乃信黄言及史異辭
無義例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杜氏曰諸侯納之曰歸黄至楚自理得直故爲楚所
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若使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

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魏舒〕以晝入絳〔晉國都〕或告曰欒氏至矣范宣子懼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防隊隋〕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叔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

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鞅宣子攝戎車

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按納欒盈者齊也不稱所自譬如盜賊潛入之爾盈將不利於宗國非晉臣矣猶繫於晉彼晉之世臣逐非國討而出於柄臣之私意也入於曲沃則入於晉矣故自齊入曲沃自曲沃入絳而惟書復入於晉也自晉奔曲沃而特書入於曲沃也曲沃人顧為之死則其入於絳也曲沃有奉焉其退而奔也曲沃有受焉而書曰入深惡之也

曲沃即桓叔所封嘗以傾晉而其民爲之隱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今爲欒氏私邑復感其私恩莫知有君臣之分逆順之理聞語欒孺子則泣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當是時强家得衆皆以厚施於民使知有私家而不知有公室春秋所以書爲後世戒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杜氏曰以惡入曰復入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毁焉必受其咎弗聽陳文子完之孫須無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

遂伐晉取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分兵為二部入孟門晉隘道登太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謂築壘壁於熒庭晉地戍郫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

杜氏曰兩事故言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於用反榆公穀作渝

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杜氏曰豹救晉待命於雍榆

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蘇氏曰聶北之
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
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
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陳氏曰次而
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書救
晉何晉遂失霸也以區區之魯何救於晉書救晉則
天下益多故矣盟於宋而南北分會於申而淮夷列
戰於雞父而敗於吳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

汪氏曰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著其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盖穆叔與趙勝皆畏齊而不敢進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

己卯仲孫速卒

杜氏曰孟莊子也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公鉏）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於申豐（季氏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猶必爾）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紇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滌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禮畢通行）而名公鉏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孫以公鉏為馬

正（家司馬）愠而不出閔子馬（閔馬父）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于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饗燕之具）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于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騶掌馬之官兼掌御事謂之御騶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

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欲擇才焉而立之季孫之言也還以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

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汪氏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讐臧氏故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冬十月孟氏將辟穿藏也藉除於臧氏於臧氏藉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隧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寇而借之臧氏者蓋兼掌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以甲士自從而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魯南城東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國也濟北蛇丘縣所治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

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大龜馬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臧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爲自爲請臧孫如防臧氏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

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穀梁傳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杜氏曰阿附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何氏曰稱人討賊辭